

新會葵扇搖新風

千年手藝拓千金

小時候，每當晚飯結束，家家戶戶的婦女圍在樹蔭下一起編織葵扇；晚上，外婆搖着扇子給我講故事。那些溫馨場景依然歷歷在目，那些帶着蒲葵清香的涼風彷彿還在眼前，轉眼間葵扇就因為風扇、空調的普及走向了蕭條。祖輩納涼的利器，承載着許多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童年記憶的新會葵扇，退出日用品市場後，在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如今已搖身一變成為精美工藝品，不僅價格水漲船高，產量也達到每年近1,000萬柄，吸引不少海外鄉親回來訂購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新會報道

“清涼世界，出自手中，精逾鬼斧，巧奪天工，飛遍寰宇，壓倒西風。”這是著名文學家郭沫若對新會葵扇的讚譽。新會葵藝無疑是中國最優秀的民間美術工藝之一，歷來便與廣州的牙雕、刺繡，佛山的剪紙、陶藝，潮州的瓷藝，肇慶的端硯，陽江的漆器和新會的茅龍筆等，合稱為廣東民間的八大傳統工藝。

最早有“明星代言”產品

新會葵扇是最早有“明星代言”的產品之一，其代言人就是成語“東山再起”的主角謝安。據《晉書·謝安傳》記載：“鄉人有罷中宿縣者，還詣安。安問其歸資，答曰：‘有蒲葵扇五萬’。安乃取其中者捉之，京師士庶競市，價增數倍”。

新會盛產蒲葵，出產葵扇，因而被稱“葵鄉”。東晉名士謝安與葵扇的故事，至今已超過1,600年，比有史記載的新會建郡設縣還要早100年。逾千年的發展歷史過程中，新會葵扇曾創造多個“世界之最”：歷史最悠久、種植面積最大、從業人員最多、加工能力最強、工藝產品種類最豐富、銷量最廣等，在眾多國家級非遺項目中可謂獨領風騷。葵扇還是

■新會葵藝有着1,600多年的發展歷史。圖為傳承人廖惠林展示其高超的“烙畫”技術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



一種獨特的文化載體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廖惠林告訴記者，在新會當地，“一柄蒲葵養活千年新會人”和“新會成長在葵葉上的城市”的說法，包括眾多港澳地區和海外祖籍新會的人，都是依賴葵藝收入成長起來，如獨資在香港開設維吉銀號，曾任東華醫院、保良局首任總理的新會旅港愛國同胞馮平山，也是因經營葵扇和新會陳皮入川而發跡。見證了歷史變遷和承載着文化傳承的葵扇，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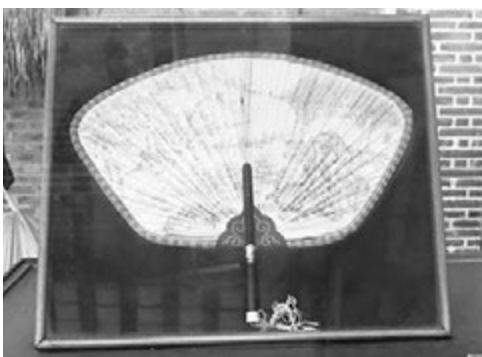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紀90年代日漸式微

如今，空調普及，年輕一代已經很難想像家家戶戶編織葵扇的場景。其實，上世紀90年代開始，葵製品就迅速式微，從事葵類工藝品生產的企業相繼倒閉，葵藝傳人紛紛轉行，延續1,600年的新會葵藝甚至出現了長達10年的斷層。1999年，新會最後一家葵類加工廠——新會葵藝廠也倒閉了，最後一任廠長廖惠林帶着對葵藝衰落現狀的不甘，以及對失去經濟來源也失去了生活保障的茫然，開始了艱難的創業之路。

傳承人創新技藝闢新路

1999年12月，廖惠林組織下崗師傅和藝人自掏腰包，創辦葵鄉傳統工藝品開發中心，進行作坊式經營。千禧年前後，正是經濟發展論英雄的黃金年代，直到2006年5月20日，國務院發出通知，批准文化部確定並公佈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廖惠林創業之初，文化產業不要說得到社會各界認可，甚至連重視都還談不上。

但是，見證過葵藝的鼎盛繁華，也看過它蕭條萎縮，使廖惠林對葵藝充滿了感情，“不能讓葵藝斷在我的手上”的信念，支撐着他堅守下來。從自立門戶開始，廖惠林就將老葵藝從傳統的實用型改為藝術觀賞型，他不斷創新題材，將巴金筆下的“鳥的天堂”繡到葵扇上；



■精美的“火畫扇”對技藝要求非常高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



■在新會葵博園，一組雕塑展示了葵扇製作全過程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

他借鑒國畫、剪紙、浮雕等表現手法，以貼畫形式創作繡織扇；他的絕活“火畫扇”，更能將最普通的蒲葵，變成一幅優美且帶有詩意的山水畫。

於是，日用品葵扇，成為一柄柄精美的工藝品，價格也隨之水漲船高，每把賣出300多元人民幣。如今，廖惠林一邊不斷創新題材、豐富葵扇的品種類別，一邊在新會葵博園經營和現場演示葵藝加工的各種操作工藝，同時定期開班授徒，向年輕人普及葵扇知識和工作流程。廖惠林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年輕人認識葵藝，為未來葵藝發展留下希望的種子。

“火畫扇”主要製作流程

- 選材** 在五年生的葵樹上，割下還沒有打開的葵芯，已經打開且變綠的蒲葵，只能做普通的葵扇
- 晾曬** 將葵葉多餘部分剪掉後，平坦烘乾，隨後經過漂染使之顏色更加潔白
- 合扇** 將扇模放在葵葉上面畫出來，然後沿着線條剪出扇形W形後，通過竹子輔助來縫邊
- 烙畫** 靠變壓器和電筆烙畫

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整理

用火作畫 似易實難



清代同治末年誕生的廣東“火畫扇”，與檀香扇（江蘇）、竹絲扇（四川）、綾絹扇（浙江），並稱為中國的四大名扇。拿起鐵筆，打開變壓器，廖惠林開始專心致志地創作，只見筆尖在凹凸不平的扇面上畫過，深淺不一的線條躍然於眼前，慢慢組成蘊含意境的中國“山水畫”。

看着廖惠林行雲流水般的動作，讓記者誤以為烙畫並沒有他說的那麼難。但是，當記者拿起被厚厚的隔熱墊包裹的鐵筆，馬上感覺手腕都不會自由轉動了，更別說下筆了。

廖惠林看到記者的窘況，笑着告訴

記者一個故事：嶺南畫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關山月，曾到新會觀摩“火畫扇”製作，並親自嘗試60餘次“烙火畫”工藝，都無法把握烙鐵的力度，每次都把扇面燒糊，最後只能留下“真是一門絕技”的歎息。

“火畫扇”製作之所以那麼難，就是因為它不僅對手藝人有美術功底的要求，更需要高超技藝和平和心境。廖惠林說，葵扇和畫紙不同，扇面凹凸不平，手藝人用力稍有不慎就會烙穿葵扇，力度不夠則會畫面模糊，必須力度和速度都完美配合，才能烙出水墨畫的效果，否則整把扇子都廢了，之前的工序也都白做了。

錯失奧運訂單 傳承後繼乏人

也許對很多非遺項目的傳承人來說，訂單不足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，但是對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廖惠林而言，拒絕送上門的訂單，才是最鬱悶的事情。由於生產能力不足，他已經不止一次推掉訂單，最著名的就是與“奧運訂單”擦肩而過。

手工製作 流程繁多

普普通通一把葵扇，需要經過種、採、曬、剪、焙、焗、漂、染、合等前後20多道流程，如果是工藝葵扇，還有勾花或嵌花、印花、繡花、烙畫等過程，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的標準，哪怕是一個小小的誤差，都會讓成品難以登上大雅之堂，這就極度考驗製作者的細心與耐心。廖惠林說，因為是全手工製作，無法量產，每

個師傅一天最多烙一把葵扇、織繡一把葵扇。

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，北京奧運會組委會下屬機構曾到廣東新會要求訂製葵工藝品，作為北京奧運會專用紀念品。天上掉餡餅，但鑒於人才狀況，要幾個月內生產幾萬把葵扇，對於新會來說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，廖惠林只能忍痛拒絕這個可以在全世界再次提高葵扇知名度的機會。

“不僅僅是奧運訂單，近年一些外銷的大訂單也不敢接，人手不足，一旦不能按時完成將面對巨額的罰款。”廖惠林對於目前葵藝後繼乏力的現狀也很無奈。廖惠林只能自己積極走到幼兒園和中小學校，嘗試用各種方式讓年輕人知道葵扇的工藝製作流程，激發他們對傳統技藝的興趣。